

# 盧元駿《新序今註今譯》

## 標點、譯文商榷二則

何志華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

近讀盧元駿《新序今註今譯》<sup>①</sup>，覺得有些地方值得商榷。頁三二八《善謀下第十·二》記漢王與韓信對話，盧氏標點如下：

王問曰：「丞相數言將軍，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？」信謝，因問王曰：「今東向爭權天下，豈非項王耶？曰然，大王自斷勇仁悍強，孰與項王？」漢王默然良久，曰：「不如也！」

盧氏今譯原文如下（頁三二一）：

（漢王）問韓信說：「丞相蕭何幾次向我稱讚將軍你，將軍你有什麼計劃策略可以指教我呢？」韓信謙謝一番之後，就向劉邦說：「現在大王你向東方爭奪天下霸權，你的敵手豈不就是項羽麼？假如我所說是對的，那麼大王你自己判斷一下，你個人的勇敢兇狠，軍隊的精良與強大，那一樣能勝過項羽呢？」劉邦聽了之後，很久都說不出話來，最後才回答說：「我實在沒有一樣可以比得上項羽！」

盧氏將「曰然」二字連讀，譯作「假如我所說是對的」，顯然將「曰」字讀為「若」字；句子中的「我」指韓信，那是韓信跟漢王的對話。就讀音言，「曰」字古音匣母月韻，「若」字日母鐸韻，兩音相隔甚遠，難以通假。其實《新序》這段文字，乃本於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（中華書局標點本頁二六一一），而班固《漢書》又本《史記》，見《韓彭英盧吳傳》（中華書局標點本頁一八六四），今對照比勘三書異同如下：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均據中華書局標點本，《新序》則據《四部叢刊》影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翻宋本：

《史記》：王 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

《新序》：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

《漢書》：王 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

《史記》：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 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

《新序》：天下豈非項王邪 曰然 大王自斷勇 仁強

《漢書》：天下豈非項王邪上 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

《史記》：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

《新序》：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

《漢書》：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

據此可知《新序》所謂「曰然」者，乃減省《史記》「漢王曰然」四字而來，乃應對之言，《廣雅·釋詁》「唯，諾，然，應也」「然」者，乃漢王就韓信所分析，有關東向爭奪天下之對手為項王之論點，表示肯定。

《論結·微子》：「曰：『是魯孔丘之徒歟？』對曰：『然。』」

「然」字用例與上文相同。

盧氏誤讀的另一原因，乃為下文《新序》本《史記》「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」，而缺「曰」字，盧氏未明「曰然」與「大王自斷勇仁強」二句乃漢王與韓信的對話，誤以前文「信謝因問王曰」以下至「大王自斷勇仁強」句止，皆出於韓信。

其實，古文獻記二人對話，而不明書「曰」字之例甚多，俞樾《古書疑義舉例卷二·二十》收「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」云：

一人之辭自為問答，則用「曰」字；乃有兩人問答，因語氣相承，誦之易曉，而「曰」字從省不書者。如《論語·陽貨篇》：「子曰：『由也，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居，吾語女！』『居，吾語女！』乃夫子之言，而即承「對曰未也」之下，無「子曰」字。……《孟子》書如此者尤多。「臣請為王言樂！」孟子之言也，而無「曰」字。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公孫丑之言也，而無「曰」字。文義易明，故省之也。「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！」「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？」「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，牛之性猶人之性與？」句上皆無「曰」字，文勢易見，故省之也。②

《漢書》同本《史記》，將「漢王曰然」改作「上曰然」，又於下文「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」一句前，增一「信」字，表明此句乃韓信答漢王的說話，使二人對話關係更見清楚，《新序》刪「漢王」二字，只剩「曰然」二字，又缺下文「曰」字，然而上下文意仍清晰，盧氏卻誤讀「曰然」作「若然」，連下文以為俱出於韓信，將「曰然」譯作「假如我所說是對的」，與原文意義不合。

《新序雜事四·十二》盧氏標點如下：

晉文公將伐鄆，趙衰言所以勝鄆，文公用之而勝鄆，將賞趙衰。趙衰曰：「君將賞其末乎？賞其本乎？賞其末則騎乘者存；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。」公召郤虎曰：「衰言所以勝鄆，遂勝，將賞之，曰：『蓋聞之子，子當賞郤虎。』」對曰：「言之易，行之難，臣言之者也。」公曰：「子無辭。」郤虎不敢固辭，乃受賞。

盧氏今譯原文，當中有關晉文公召見郟虎一段；譯文如下（頁一二七）：

文公召見郟虎說：「趙衰說如何才能戰勝鄆人，終於戰勝了，將要論功賜賞。他說：『既聽說你要賞賜有功的人，你應該當賞給郟虎。』」郟虎回答說：「說起來容易，做比較難，我只不過會說說罷了。」

依盧氏標點譯文：「蓋聞之子，子當賞郟虎」二句，乃趙衰對晉文公所說的話，「子」指晉文公。考這段文字又見《呂氏春秋·不苟篇》，今對照原文如下：《呂氏春秋》用陳奇猷《呂氏春秋校釋》本，《新序》仍用《四部叢刊》本：

《呂氏春秋·不苟篇》：晉文公將伐鄆趙衰言所以勝鄆之術文公用之果勝  
《新序雜事四·十二》：晉文公將伐鄆趙衰言所以勝鄆 文公用之而勝鄆

《呂氏春秋·不苟篇》：還將行賞 衰 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  
《新序雜事四·十二》： 將 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

《呂氏春秋·不苟篇》：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  
《新序雜事四·十二》：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郟 虎

《呂氏春秋·不苟篇》：文公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鄆鄆既勝將賞之曰  
《新序雜事四·十二》： 公召郟 虎曰衰言所以勝鄆 遂勝將賞之曰

《呂氏春秋·不苟篇》：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 子虎 曰言之易  
《新序雜事四·十二》：蓋聞之 子 子 當賞郟 虎對曰言之易

《呂氏春秋·不苟篇》：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  
《新序雜事四·十二》：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

《呂氏春秋·不苟篇》：子無辭卻子虎不敢固辭乃受 矣  
《新序雜事四·十二》：子無辭郟 虎不敢固辭乃受賞

《呂氏春秋》作「蓋聞之於子虎，請賞子虎。」乃文公對子虎敘述趙衰之言，《新序》改作「蓋聞之子，子當賞」，缺二「虎」字，又改「請賞子虎」作「子當賞」，對話關係有所改變，原來《呂氏春秋》文意謂晉文公跟子虎說：「我要賞賜他（趙衰），他說：『我是聽子虎說的，請賞賜給子虎。』」，郟虎說：「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困難，臣不過說了點意見罷了。」「蓋聞之於子虎，請賞子虎」二句乃晉文公引述趙衰的說話，說這兩句話的人是趙衰。然而，由於《新序》缺二「虎」字，我們當理解「蓋聞之子，子當賞」二句，作「趙衰說是聽先生說的，先生當受獎賞。」二句乃晉文公據趙衰所言，而對子虎所說的話，說這兩句話的人是晉文公，而非趙衰，則「子」並非「子虎」之省，而為晉文公對郟虎的尊稱。無論「子」為「子虎」之省，抑或晉文公對郟虎之尊稱，「子」都指「子虎」。盧氏誤以下文「郟虎對曰」之「郟

虎」二字屬上讀，讀為「子當賞邾虎」，譯為「你應該當賞給邾虎。」「你」指晉文公，恐怕並不正確。

古文獻中，「子」作為人的尊稱、嘉稱，鮮有如盧解般用於臣子稱其君王，而「蓋聞之子」一句，依盧氏解作「既聽說你（晉文公）要賞賜有功的人」，增字為訓，未免牽強。

《新序》採摘百家傳記而成，取自《史記》、《呂氏春秋》者尤多，註譯《新序》，參考互見文獻，當為不可或缺之步驟。

- ① 盧元駿《新序今註今譯》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四年。
- ② 俞樾《古書疑義舉例五種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五六年。

（上接第26頁）

的事。

(34)d三歲孩子、不是三歲孩子，都不會做這種莫名其妙的事。

綜合以上「也」、「都」的不同運用，可以看出雖然「也」、「都」一向也被當作強調程度的副詞，事實上在句中還

是跟從其使用基本用法，不過「隱句」被隱藏了，只有結論表現出來（結論的句子本身就是強調），遂使人認為「也」、「都」有強調的作用。無論如何，連用「也」、「都」比單用「也」或是「都」，從語意上而言是多一層意思，而且只能寫「也都」，不能寫「都也」。